

生物多样性 第8卷,第1期,2000年2月

CHINESE BIODIVERSITY 8(1):130~136, February, 2000

云南楚雄彝族植物崇拜的调查研究^{*}

刘爱忠 裴盛基 陈三阳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 昆明 650204)

摘要 本文对云南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对被崇拜植物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编目,着重植物崇拜文化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讨论了楚雄彝族的植物文化在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进一步探讨了在我国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自然保护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云南楚雄,彝族,植物崇拜,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

An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plant worship by Yi people in Chuxiong, Yunnan/LIU Ai-Zhong, PEI Sheng-Ji, CHEN San-Yang

Abstract Based on a community-based study and an extensive field survey, the plant worship by the Yi people in Chuxiong, Yunnan and its culture content was inventoried. The effect and impact of the plant worship upon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ocal biodiversity were highlighted. The possibility,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o utiliz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modern nature conservation in China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Chuxiong, Yi people, plant worship,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mpact

Author's address Department of Ethnobotany,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1 前言

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Sinha, 1996)。文化塑造着环境,不仅决定着个人或集体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而且改变着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Arizpe, 1996)。在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文化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文化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从事生物多样性科学的研究者所认识和接受^①。我国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对自然环境尤其是当地的生物资源的依赖性与利用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民族的文化,而且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保护与管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张新时, 1995)。特别是植物文化对村社水平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有直接影响。近年来,虽然植物文化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如民间的植物信仰或禁忌的调查研究(Changkija, 1996)、神圣植物(sacred plants)的民族药物学研究(Upadhye et al., 1997; Viswanathan, 1997)和某些民族特殊的植物文化研究等(Pei, 1985; 许再富, 刘宏茂, 1995; 杨昌岩等, 1995),然而对于植物崇拜文化及其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注意。植物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至今在许多民族中尚存。如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有“世界生命树”的崇拜,欧洲雅利安人的各民族都崇

^{*} 本文得到中国探险学会(香港)96'文化与自然保护青年野外调查基金和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的支持

收稿日期:1998-07-27;修改稿收到日期:1999-12-24

① McNeely J A, 199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Zurich, 15~18 May, 1995.

拜神树,古罗马城中的一株山茱萸(*Cornus* sp.)被视为最神圣的东西,西非所有部族视高大的木棉树(*Bombax ceiba*)为神灵(龙春林,王洁如,1994)。在我国,苗族的枫树崇拜,白族的滇朴(*Celtis yunnanensis*)、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合欢(*Albizia julibrissin*)、栗树(*Castanopsis* spp.)崇拜,基诺族的大青树(*Ficus* spp.)崇拜(龙春林,王洁如,1994),贵州彝族的竹子崇拜,云南南华县彝族的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崇拜,楚雄彝族的马缨花(*Rhododendron delavayi*)崇拜(王丽珠,1995)等,都是植物崇拜文化的生动表现。本文试从云南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入手,通过广泛的野外调查和社会访谈,探索传统文化对现代自然保护的影响。

彝族是云贵高原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之一,是云南省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彝族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位于云南高原腹地(100°43′~102°30′N,24°13′~26°30′E),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0%以上。亚热带季风气候、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早在公元前1260(±90)年的殷商时代,楚雄州内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具有明显彝文化的特点(楚雄彝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特别是近年来“元谋古人”、“十月太阳历”和“铜鼓”已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文化人类学界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

为了使本研究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性,选择了位于紫溪山自然保护区缓冲带(buffer zone)的红墙彝族行政村作为定点研究点,包括21个彝族村寨,面积60 km²,人口1745人(其中彝族占80%以上)。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方式为“采集野生植物+农业+畜牧业”,又由于受传统彝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混农林+文化信仰”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模式。跑点调查和访谈了武定县白路乡、环州乡,大姚县的昙华乡、桂花乡和双柏县的独田乡等彝族地区,这些地区都有着悠久的彝族居住历史和丰富的植物文化沉积,在地理分布、彝族支系和传统彝文化上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2 方法

本文采用了人类学、生态学和植物学的部分方法,进行了广泛的野外调查、民间访谈和室内的分析整理等。在野外调查中,定点和跑点相结合,着重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被崇拜植物的现状考察、凭证标本(voucher)和实物的收集等。在室内工作中,结合跨学科的文献研究,着重凭证标本的鉴定、被崇拜植物及其文化内涵的编目、植物崇拜文化对当地植物保护的影响分析等。

本文还引用了与当地植物崇拜紧密相关的10个问题设计了问卷表,根据对这10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打分,以半结构式访谈为主,随机访谈了92位当地彝民,按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组,按年龄分成5个组(61~83岁,51~60岁,41~50岁,31~40岁和16~30岁)。按不同的教育背景分成3个组(未受教育组(G_1)、初识组(G_2)和初等教育组(G_3)),并参考了Phillips和Gentry(1993)的量化方法,引用以下公式统计了在楚雄彝族社会中植物崇拜文化在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了这种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稳定程度。

$$Mg = \frac{1}{n} \sum V_i$$

式中: Mg 为取样组的人均得分, n 为取样组内的人数, V_i 为个人在访谈中的得分。

3 结果

3.1 楚雄彝族植物崇拜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表现

作者通过广泛的文献研究、社会访谈、野外调查,发现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文化在当地彝社会中广泛存在,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集中反映在植物图腾始祖、鬼神崇拜、传统节日、民族习俗等方面。

植物图腾始祖 在楚雄彝族社会中,彝族人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祖先由植物而来,或者某些植物曾经救了他们的祖先才使得彝族得以繁衍,因此他们用这些植物的枝条或根图腾成人形,作为灵牌加以供奉,绝对禁止外人触摸。这些“灵物”代表着他们已故祖先的化身,被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相应的植物也被看作为整个家族兴衰的“神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鬼神崇拜 鬼神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楚雄彝族社会中,鬼神崇拜和植物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鬼树”、“神树”和“神树林”是三种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如:米饭花(*Lynonia ovalifolia*)由于其茎弯曲,通常表面附着着灰白色的壳状地衣,而且叶的颜色随季节而变化(春夏为绿色,秋为黄红色,冬天落叶后仅为附着灰白色壳状地衣的茎枝),形状怪异,被当地认为是“鬼树”;小漆树(*Toxicodendron delavayi*)由于叶的颜色红艳,含有毒素,容易引起人的皮肤过敏,也被认为是“鬼树”。这些“鬼树”没有人敢轻易砍伐。马桑(*Coriaria sinica*)被看作是“人与神的桥梁”,在宗教仪式上有着特别的喻意;青冈栎(*Cyclobalanopsis glaucooides*)的枝叶经常用来“送鬼”;油杉(*Keteleeria evelyniana*)被指定为“阴材”,只有在作棺材时才能砍伐。“神树”和“神树林”在当地彝社会中更是普遍存在,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他们自己的“神树”和“神树林”(许多彝族地区称为“密枝林”)。文化上多样的“神树”涉及到“龙神”、“地神”、“山神”、“白马神”、“羊神”、“牛神”、“药神”、“花神”和“庙神”等。“神树林”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传统节日 丰富多彩的彝族传统节日是当地彝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多样的彝传统节日中,包含了大量植物崇拜的内容,如每年二月八大姚县彝族的“插花节”,楚雄紫溪山周边地区彝族的“马樱花节”,三月三武定县白路乡一带彝族的“马樱花节”和六月六南华县彝族的“杨梅节”等等,这些都是楚雄彝族植物崇拜的生动反映。

民族习俗 楚雄彝族多样的民族习俗和植物崇拜紧密相联,如每逢婚、丧、节日之时,要“撒松针”,用青冈栎“搭青棚”;春节来临之日栽“天地树”;新生女婴出生时栽“花树”(或果树);常年堂上呈放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的枝叶,喻示家庭四季常青、永不衰落。茶花被视为“佛花”,是爱情的象征;马樱花象征着吉祥等。

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不仅表现了文化多样性,而且反映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根据作者的记录,21种植物在不同地区受到当地彝族的崇拜,这些植物及其文化意义被编目(表1)。此外,在个体水平上,广泛存在的“神树”包含了丰富的植物种类,仅仅在红墙彝族行政村作者就记录了103棵“神树”,这些“神树”涉及到20个种、9个属和7个科。

3.2 植物崇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影响

楚雄彝族的植物崇拜文化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个体水平上,大量被看作“神树”的古树得以保存,很多古树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在物种的水平上,21种被崇拜的植物在不同的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在这些被崇拜植物中有的枝叶茂盛或能形成高大树木的乔木种(如云南松、油杉、青冈栎等),有的是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植物(如马樱花、大白化杜鹃、侧柏、棕榈和茶花等),有的是食用植物(如桃树、梨树和核桃树等)。在群落水平上,那些枝叶茂盛或能形成高大树木的乔木树种(如云南松、油杉、青冈栎等)在许多地方又是当地植物群落(常绿针-阔混交林)的建群种,客观上对稳定当地的植物群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被看作“神树林”的林块保存了当地大部分的物种,是当地天然的“种质资源保存库”。在景观水平上,那些多样的“神树”、“神树林”以及从“神树林”流出的涓涓

小溪,与当地彝族传统的混农林耕作方式(果树+地涌金莲(*Musella lasiocarpa*)+作物+养蜂)、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相结合,在许多地方形成了特有的景观。

表 1 楚雄彝族崇拜的植物及其文化意义编目
Table 1 An inventory of plant worshipped and its cultural content by the Yi people of Chuxiong

物种 Species	崇拜原因 Reasons for worship	地区 Regions
桃树 <i>Amygdalus persica</i>	被看作为彝族祖先的“恩人”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云南野山茶 <i>Camellia pitardii</i>	被看作“佛花”或“神花”,是爱情的象征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云南山茶花 <i>Camellia reticulata</i>	被看作“佛花”或“神花”,是爱情的象征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云南樟 <i>Cinnamomum glanduliferum</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双柏县、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马桑 <i>Coriaria sinica</i>	被认为是天与地的通道、巫师与神的桥梁	整个楚雄州
青冈栎 <i>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送葬、驱鬼的特别材料	整个楚雄州
云南箭竹 <i>Fargesia yunnanensis</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双柏县、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核桃树 <i>Juglans regia</i>	被看作为彝祖祖先的“恩人”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油杉 <i>Keteleeria evelyniana</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棺材的指定用材	双柏县、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葫芦 <i>Lagenaria siceraria</i>	被看作是彝族祖先的摇篮或彝祖的“恩人”	南华县、大姚县部分地区
米饭花 <i>Lyonia ovalifolia</i>	被认为是“鬼树”,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云南松 <i>Pinus yunnanensis</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侧柏 <i>Platycladus orientalis</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吉祥的象征	双柏县、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梨树 <i>Pyrus</i> spp.	被看作为彝祖祖先的“恩人”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马缨花 <i>Rhododendron delavayi</i>	被看作是彝祖或彝祖的“恩人”;“花神”或“送子神”	整个楚雄州
大白花杜鹃 <i>Rhododendron decorum</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大姚县、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垂柳 <i>Salix babylonica</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云南柳 <i>Salix cavaleriei</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小漆树 <i>Toxicodendron delavayi</i>	被看作是“鬼树”,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双柏县、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棕榈 <i>Trachycarpus fortunei</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紫溪山及其周边地区
紫笋玉山竹 <i>Yusania violascens</i>	被看作是彝族的祖先或彝祖的“恩人”	武定县、禄丰县部分地区

此外,紫溪山地区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茶花古树与多样的野生杜鹃花(作者在紫溪山周边地区记录了 8 种野生茶花和 22 种野生杜鹃花)以及多种野生果树,如矮杨梅(*Myrica nana*)和火把果(*Pyracantha fortunei*)等,这与当地彝族社会中广泛流行的俗语“砍花树,眼会瞎,结果的树砍了人会灭”是分不开的。因此,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文化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3.3 植物崇拜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稳定性分析

访谈 92 个当地彝民的结果如图 1~2 所示:稳定性得分的平均值从高年龄组到低年龄组

依次减少,而且从 41~50 年龄组到 31~40 年龄组和 16~30 年龄组的得分差异显著增加。不同教育背景组从未受教育组(G_1)到接受初等教育组(G_3)的得分平均值也表现了显著差异。这说明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文化,正在随社会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影响逐渐丢失,而且在近 40 年来这种丢失的速度开始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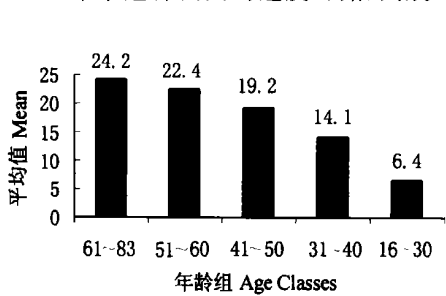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年龄组的得分比较
Fig.1 A comparison of the mean scores among different age clas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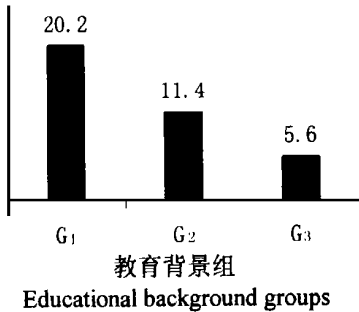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教育背景组的得分比较
Fig.2 A comparison of the mean scor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4 讨论

4.1 楚雄彝族的植物崇拜在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和意义

楚雄彝族的植物崇拜既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信仰,又是公共意识的反映。“被崇拜的植物被保护”是公众的要求,从而促使公众参与保护。同时植物崇拜也是个人的信仰,遵守信条是个人的一种信念,破坏那些被崇拜的对象无疑是一种罪过,因害怕遭到惩罚,个人会规范自身的行为,自觉参与保护。另一方面,保护那些有象征意义的植物不仅有着现实的环境意义,而且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植物崇拜是自然宗教的一部分,大多出于早期先民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客观上反映了要求人们关注大自然,行使生态调适的功能(张贵桥,陈麟书,1993)。实际上,楚雄彝族的植物崇拜是楚雄彝族先民们长期与周围环境中的植物相互依存的结果,是彝族先民们长期的经验积累,对自然保护所产生的良好效果,是彝族人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历史贡献。这种基于文化信仰而产生的公众保护意识也正是当今村社水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所需要的。

文化多样性保护是现代自然保护的重要内容,是生物多样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文化和世界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正在丢失,特别在近 40 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影响,这种丢失的速度大大加剧。如何有效地进行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议题。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楚雄彝族的植物崇拜对于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管理来说只是一种经验反映,有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如每年春节前栽“天地树”的习俗破坏了一些云南松和华山松的幼树,客观上不利于当今的环境保护和管理。但总体而言,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文化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当今村社水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途径来说,既是自然保护的一种补充途径,又是一种客观需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4.2 发挥传统的民族文化在现代自然保护中的作用

现代自然保护是一项全民性的事业,不仅需要政府的足够重视,从政策、法律、资金和科研等多方面加强支持,而且需要公众广泛自觉的参与。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和社会均不能投入足够的资金用于自然保护,而且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尤其是那些和自然保护紧密相关的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面对这种现实,如果仅仅停留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和宣传教育的舆论作用的层面上要求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必将事倍功半(刘望德,1996)。因而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各种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积极意义的公众信念和信仰,发挥其积极作用,无疑会加大各族人民自觉参与自然保护的程度。同时,现代自然保护的内容是多样的,这就决定了保护的形式也必然是多样的。此外,不同民族历史形成并存在了千余年的信念和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地理上封闭、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利用传统知识和文化信仰来增强当今自然保护是现代自然保护事业的合理途径之一。

人类在长期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怎样做到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充分地反映在传统文化上。我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各民族传统文化相当丰富,因此,利用传统文化为现代自然保护服务完全成为可能。此外,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相当丰富的地区,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因此,无论从文化上还是长远利益上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充分利用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自然保护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5 建议

在利用传统文化服务于当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实践中,作者建议要把握以下几个因素:

1) 讲实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文化差异很大,需要保护的动植物资源及生态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必须将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具体的保护内容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将此地此种文化产生的良好效果盲目地搬用或强加于其它文化,应根据具体的民族文化状况和自然环境状况区别对待。

2) 讲科学:传统文化中积累的自然保护知识毕竟是经验知识,不可避免有许多非科学的成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本来合理的经验可能会失去意义,因此在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自然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必须用现代科技知识加以引导,把传统经验和现代科技知识结合起来,淡化或用文化替代的办法来减弱对自然保护起消极作用的文化成份。

(3) 把握适度:由于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自然保护只是在特定的区域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自然现状下寻找一种有效的、符合实际的补充性保护途径和管理措施,不可能囊括现代自然保护的全部过程,特别是濒危物种的保护,工作的重心应放在现代的保护途径上(如建立自然保护区、迁地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库等)。同时还要考虑到整个民族思想上的积极因素,不能盲目虚化。因此,要适当把握利用传统文化的深度,减少或避免因不适当引用某些传统文化(如宗教信仰)来补充现代措施之不足而带来的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负面作用。

(4) 注意方法: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村社水平不同民族居住的环境和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利用传统文化的实践中,不可被免地会出现一些在文化上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的问题,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既要尊重各地方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习俗,又要耐心宣传、引导;同时还要考虑到地方的经济发展。

致谢:本所龙春林研究员给予了大量的帮助,楚雄彝文化研究所朱琚元、李世康两位副教

授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张方玉、陈利民、王雨华等先生参加了部分工作,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 北京:人民出版社, 1:362~368
- 刘望德,1996. 引用宗教是保护好野生动植物的有效途径. 生物多样性,4(2): 123~124
- 龙春林,王洁如,1994. 民族植物学—社会及文化价值初探. 植物资源与环境,3(2):45~50
- 龙春林,王洁如,1993. 基诺族的林地管理与生物多样性. 见:吴征镒(主编). 云南生物多样性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89~194
- 王丽珠,1995. 彝族祖先崇拜研究.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7
- 许再富,刘宏茂,1995. 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3(3): 174~179
- 杨昌岩,裴朝锡,龙春林,1995. 侗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初识. 生物多样性,3(1): 44~45
- 张贵桥,陈麟书,1993. 宗教人类学.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44
- 张新时,1995. 对生物多样性的几点认识. 见: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林业部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保护司(编),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首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0~12
- Arizpe L, 1996.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Nature & Resources*, 32(1): 1
- Changkija S, 1996. Ethnobotanical folk practices and beliefs of the Ao-Nagas in Nagaland, India. *Ethnobotany*, 8: 26~30
- Dasmann R F, 1995.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ecodevelopment.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9~15
- Gottesfeld L M J, 1994. Conservation, territory, and traditional beliefs: an analysis of Gitksan and Wet'suwet'en subsistence, northwest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Human Ecology*, 22(4): 443~465
- Pei S J, 1985. Some effects of Dai people's cultur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upon the environment of Xishuangbanna, Yunnan, China. In: Hutterer C, Rambo A T, Lovelace G (eds.), Cultural valu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outheast Asi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hapter 13), 321~339
- Phillips O, Gentry A H, 1993. The useful plants of Tambopata, Peru: 1. Statistical hypotheses tests with a new quantitative technique. *Economic Botany*, 47(1): 15~32
- Sinha R K, 1996.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of indigenous people essential for protec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Jain S K (ed.), *Ethnobotany in Human Welfare*. New Delhi: Deep Publications, 280~283
- Upadhye M S, Kumbhojkar M S, & Kulkarni D K, 1997. Ethno-medico-botany of some sacred plants of Western Maharashtra. *Ethnobotany*, 9:65~68
- Viswanathan M B, 1997. Ethnobotany of the Malayalis in North Arcot District, Tamil Nadu, India. *Ethnobotany*, 9:77~79

(本文责任编辑:孙大川)